

今年是刘海粟逝世三十周年。介绍这位艺术大师在画坛的叛逆精神的有许多纪录片,但据我所知,电影故事片只有一部,即《叛逆大师刘海粟的故事》。此片由珠江电影厂出品,但拍摄人员全是上影的。导演是姚寿康、张欣,我是副导演。从筹备到召集演员、化妆造型,乃至拍摄制作全过程,我都参加,影片的拍摄点滴,值得一说。

当时,刘海粟住在香港。编剧之一张欣与他夫人夏伊乔较熟悉,知道海老非常喜欢吃无锡水蜜桃,就去买了不少最好的水蜜桃,托他夫人送海老。海老大快朵颐后问:“啥人送格啊?”“喏,就是常来格小张哇。”“啥格事体呀?”“无啥啊,伊拉要拍依格电影,想叫依写几个字。”“喔唷,小事体!”海老墨宝,当时价格已不菲。静安寺区域有栋楼房,他题楼名,每字一万元。这会儿,他却毫不犹豫地挥毫,还送了几张照片供化妆参考,并让剧组去他原来住的复兴中路楼房拍摄。那里有海老历年书画作品,由他侄子刘卓如看管。今天看来,楼房内每张纸片和书信均是珍

《刘海粟》拍摄点滴

梁廷铎

家都住在大帐篷里,为了省钱。山上天气变化很大,许多人感冒,我发高烧到39℃。想到刘海粟耄耋之年还上黄山,我们也深受感动,决心拍好电影。他上山是要画青松和云海,但要拍云海的镜头,得等。等了五天,终于等到。所有的人都忘了病痛,扛着器材登山。啊,无边无际的云,如波翻峰涌,浪花飞溅,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登过黄山多次,今日眼前的奇景却是初见,终生难忘。

上黄山第一天雇了民工挑摄影器材,但是后面几天,每天都得自己扛器材爬山。这种苦,是心甘情愿的。之后,到山腰拍夜戏,大雨瓢泼。没有雨,借发电机制造人工雨。滂沱大雨喷洒而下,所有在

场人员浑身上下湿透。山风习习,寒意阵阵,沁人肌骨,场务赶紧送上姜汤,喝了,再拍,再“下大雨”,再冻得发抖……

拍最后几场戏已是酷暑季节。这部电影出钱的制片人是香港老板,为了省钱,有的角色我们自己

兼。我演反派姜怀素。最难是假神仙装神弄鬼那场戏,在郊区一个大广

场拍。很多群众演员,不停地调动。现场由我执掌,姚寿康导演自己扮演那个不挂名字的反派占卜巫师,脸化妆得吓人。毒辣辣的太阳照得,浑身上下汗水湿透,拍一个镜头,脸上化的妆就都糊了,化妆师不停地修妆。那天,老板又派了个摄影师,两台摄影机同时拍摄。另一个香港来的摄影师,带着装Steadicam(斯坦尼康,稳定器)的摄影机,在地上翻滚着拍摄。从清早到太阳快下山,一整天,筋疲力尽。

这部影片可看性很强,情节跌宕起伏,描写刘海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与两个女模特儿交往的故事,展示了大师为发展绘画艺术的探索和叛逆勇气。马晓伟(演刘海粟)、洪融(演夏伊乔)、张民权(演丁顺)等演员表演出色,态度顺利。然而,拍摄中事情也冗杂多变。一周后,演陈晓君的演员突然提出,要先付钱付稿酬,否则撂挑子。怎么办?伤透脑筋。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这一周胶片作废,另找演员。盛夏酷暑,我骑着老坦克,四处奔波。找了几位,香港老板不满意。几天后,我到上影厂去,在门口看到有一大群人等拍电影广告,其中一位小姑娘清纯秀气,中等身材。她叫马伊俐。我想起,在电视剧中她当过群众演员,还有她的照片。一位17岁的高二女生在影片中当女主角,行吗?组里反复讨论反复研究,最终定下。翌日晚,我按地址去她家见她父亲。等了许久,这位憨厚工人下中班回来了。我非常诚

身处亲密关系中的人,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想设法地把对方改变成为自己属意的样子。往往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于是就开始抑郁、低沉、失落,然后,很自然地,逃避退缩、封闭自己或是重新寻找对的人的想法接踵而来。

然而,无论是退缩逃避还是重新找寻对的人,对于当事人而言,其实都无助于改善关系,甚至还会陷入强迫性重复之中——好像陷入魔咒,怎么也不对。

这世上没有天生就能与我们“对”上的人,我们也很难将他人的“不对”改成能与我们自己“对得上”。当我们期待别人的改变来迎合我们的需要时,就给了自己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一个注定让自己失望的结局。

前几天和朋友们聊天,大家都在述说自己以及身边朋友在婚姻中的经历。有的是婚前没有任何期许,迫于父母压力匆匆结合,但婚后慢慢发现给对方给自己的小惊喜,渐渐地开始有幸福感;有的是婚前一方对另一方充满了崇拜和仰慕,但是越过越发现真实的对方让自己渐渐失望,从仰慕、仰视到命令、呵斥、俯视,从充满期许到没有期待地凑合过;也有的婚后双方忍着各种不适彼此磨合、从期待对方改变到改造婚姻中的自己,最终找到合宜的相处方式;也有的花了很多年的时

愚地一字一句地说:“马伊俐爸爸,我今天来请她去拍电影,可能将改变你女儿一生的命运!”今天看来,可以骄傲地说一声,此言不虚。马伊俐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大明星。她的戏都在摄影棚或室内拍摄,没吃什么苦,大家都照顾她,因为她还是个十七岁女孩。至于裸体模特的镜头,我们从上海画院请了位专职模特儿做替身。那是位很清秀的姑娘,她那种敬业精神令人感动。我甚至想,如果当初我先见到而请她担任陈晓君一角色,会怎样呢?机遇啊,命运啊!

1993年此片上映。后来,刘海粟美术馆开幕时,我们去看了,大家感慨无穷,此前见过的复兴中路楼中藏品,全在这里。曾为艺术大师树碑立传,为发扬华夏文化努力,是我们所有人的荣光!

先让自己成为对的人

汪 艳

间才意识到对方身上的好,才开始学着去欣赏对方。

上面最后说的那一个“有的”,就是我自己。

和老公这么多年相处,我才意识到他给了我一个无比宽松的环境:当初我想从单位退下来自己干,他鼓励;我想学心理学,他支持;我教育孩子,他不言不语保持中立;我把他给我的礼物转赠他人,他没意见;我无论怎样处理亲友间的礼尚往来,他都说好;家里装修,他让我随己意尽情发挥,留下搞不定的事情丢给他;我喊着不想烧饭出去吃,他积极找餐馆……

反观我:限制他打牌、不满他出差衣物不够就随便买、讨厌他总是抱着手机网上麻将、抱怨他眼神不好、记性差总丢东西、议论他的亲戚朋友、嫌他炒菜盐味太重、为他偶有的爽快、不按事先排定的计划运作而心生不满……我对他要求很多,而他对我几乎没有要求——这么强烈的对比,我花了二十年才觉察到。

若不是我近年来不断将眼光从看别人的不足、不满上收回来,开始注重自我觉察、自我改变,也许我依然躺在自己对别人的要求中充满怨

愤。我不单单看到了老公对我的包



容,我也看到了老爸为了不让我在大热天来回奔波给他买菜决定以后吃社区食堂;我听见一贯对食物挑剔的小孩说出“大热天烧饭,越简单越好”的话来;我留意到以前那个不怎么动手的亲戚的孩子现在成为单位的修缮大拿;我听闻身患重疾的友人新近开始乐观积极地锻炼;我注意到婚姻失败的友人勉力用自己的写作、视频分享激励他人的话语、进行自我疗愈……

有很多看见,还很稚嫩,也称不上什么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些看见一点点地让我振奋和感动。

培养自己发现“对”的眼光、专注于先去发现已有的“对”、发现美好的视角才能渐渐在自己身体里生根发芽,这是成为“对”人的第一步。

谨守自己的口舌不去评判他人的对错,专注于自己的抱持和付出,以身作则地调整自己、成为别人生命中“对”的人,这是第二步。

很多情形下,只有我们自己成为了那个对的人,身边的人才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我们的“对”而调整与我们步调一致。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其他人际关系,不要给对方设定“对错”,而是专注于在关系中发掘已有的“对”,专注于对自己的抱持和付出。也许麻木如我这样的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去发现“对”,但即便姗姗来迟,“对”迟早会被发现,并且由此会生发出更多的“对”来。



“下回分解”

胡海明

喜欢听章回小说的朋友一定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句口头禅很熟悉,这是我们常说的“卖关子”——给人留个悬念,悬念最后还是要解开的。然而生活中,只有“开篇”却没有“下回分解”的事并不鲜见。

笔者去朋友家做客,恰逢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检查。检查涵盖支管、表前阀、煤气表、用气管、灶前阀、灶具连接、煤气灶、热水器等项目,发现须整改的问题还不少,如进气管暗管需整改、煤气表放橱内需整改等。开具了安全检查告知单后工作人员离开,我对朋友说:“燃气安全非小事,你要认真对待。”朋友却不以为意说:“反正改不改他们也管不了,无所谓。”

这只是最近碰到的一个例子,其实这种现象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给潜在的安全隐患埋下了“伏笔”。希望相关部门能多些“回头看”;同时,也希望居民们都能积极配合,把握醒后回事,把安全放在心上,不要把安全变成“悬念”,而是要“分解”得明明白白。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安全的环境。



一群不会写诗的人聚在一起,为夏天写了一首诗。我们相信,诗歌是活在大地田野,山川河流上的。吟唱的快乐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它属于每一个人。故事缘起于我和青浦一个美丽的小村——和睦村的缘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勒泰,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那样的远方。对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来说,自驾当天往返的乡村“微度假”就成了更为日常的选择。

一条徐泾河,悠悠荡荡,穿过这个不大的村庄。春天在一片片油菜花田中奔跑;秋天呼吸着金黄麦田的味道,用一本旧书去换一杯咖啡。而夏天,整个村子都被浓郁的绿包围,还有贴着水面铺开裙裾的睡莲。周末的水街市集永远热闹热闹,售卖新鲜的草莓、蔬菜、鲜花,和手工钩织的挎包。我买了一只,那凹凸有致的粗

我们为夏天写了一首诗 何 间

始组织阅读和写作疗愈工作坊。这间像极了《梦华录》里东京风貌的茶肆,有着漂亮的三层小院,五六只肥美的小猫,一年四季的不同风光。我曾经带了许多海外回来的朋友到这里小聚,感受东方美学式的生活,围炉,煮茶,看书,聊天,抄经,吃果子。因为有着相近的想法和趣味,我和主理人S也成了朋友。

在6月的一个下午,我们遇到了一群真诚可爱的学员,工作

坊结束后,大家仍然热烈交谈着,不愿意散去。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有设计师,企业家,自由译员,老师和学生。但这个下午,我们都属于旷野,属于诗歌。我们从李娟讲起,谈到了植物和矿石,谈到了文字中的真实与假

象,谈到了书写如何疗愈人心。

有一位在美国北卡莱罗纳州教中文的老师M,带着她刚刚考上大学的小孩一起来了工作坊。M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的中文已经说不太好了”。而她成绩优异的小孩已经完全不会读写中文了。

于是我们的共创和分享就变成了中英混杂的国际范儿,时不时冒出一些需要停下来翻译

和理解的句

子。好在大家其乐融融,对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小小障碍充满了包容和好奇。

最后我们给这首诗取名为《夏天》——从阿勒泰到和睦村,从过去到未来,天马行空包罗万象,就像无法控制的思绪;不变的是那天下午,这个热气腾腾的夏天,给每个人带来的身体上的切实感受。

我能感觉到,和M一样,那天来的每一个人,都想要重新拾回对中文语言之美的感受力。

有的人在行走中放低了视线,写下“后院的猫猫懒地和我对视了一眼”。有的人注意到了角落不起眼的栀子花,仔细地嗅过了花香。有的人在茶水的漩涡里回忆了自己辗转的人生。

对那天的我们来说,在这样的氛围里写下的,都是当下最好的文字。

七夕会



紫藤花下 屠功明作